

# 基 辛 格

马 文·卡尔布      伯纳德·卡尔布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基 辛 格

〔美〕马 文·卡尔布 著  
伯纳德·卡尔布

齐 沛 合 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Marvin Kalb and Bernard Kalb  
KISSINGER

Little, Brown & Company, U. S. A., 1974

根据美国利特尔—布朗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基 辛 格

(下)

马 文·卡尔布 著  
〔美〕伯纳德·卡尔布

齐 沛 合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263,000 字

1975 年 8 月第 1 版 197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72 定价 1.35 元

## 目 录 (下册)

第十一章	海防港:卡脖子外交	435
第十二章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478
第十三章	终局的开始	516
第十四章	“和平在望了”	538
第十五章	越南的最后一幕	591
第十六章	水门事件的冲击	646
第十七章	国务卿披挂上阵	686
第十八章	停火声中搞戒备	731
第十九章	阿拉伯世界的亨利	763
	“一〇一”谈判的来龙去脉	763
	通往日内瓦之路	790
	阿斯旺和耶路撒冷之间的穿梭飞行	809
第二十章	结语	830
索 引		840

## 第十一章 海防港：卡脖子外交

1972年3月31日，越南的天主教徒正忙于做耶稣受难日祈祷，北越军四个整师，在大批苏联坦克和远程大炮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这次入侵的时机和规模，都使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为之震惊。基辛格原以为敌人会在1月底或2月初——在总统去北京之前或访问期间——发动一次攻势，规模也没想到这样大。但是直到3月中旬，还不见动静，基辛格料想北越人也许是改变了主意。他想，可能由于北京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因而逼得河内重新考虑它的战略了。也可能是由于美国飞机频繁袭击共产党据点，使敌人的攻势发动不起来了。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最后竟认为共产党根本不会发动什么攻势了。

几个月来，北越人一面准备发动一次突然入侵，一面做出有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姿态来吊基辛格的胃口。1月26日，也就是尼克松戏剧性地透露基辛格同黎德寿的秘密会晤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会谈已陷于僵局后的第二天，尼克松给河内送去一个密讯，提议重开秘密谈判。几星期后，北越接受了总统的建议，表示3月15日以后哪

一天都可以。基辛格马上提议3月20日，河内同意了。

285 但是，到3月6日，北越就开始拖延了，建议会晤推迟到4月15日。基辛格答称那天他正在日本；4月24日怎么样？十天过去了，河内没有答复。美国为了表示等得不耐烦，便让威廉·波特大使（他在巴黎接替了布鲁斯）中断了例行的半公开会谈。

3月31日，基辛格终于收到了河内的回信，同意4月24日会晤，条件是例行的巴黎会谈必须同时恢复。他立即起草回信，确定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晤，4月13日恢复半公开会谈。但是他的信还没来得及译成密码电报拍发出去，河内的攻势就打响了。基辛格后来才知道，早在1971年10月黎德寿得了外交“病”时，河内就已“决定诉诸武力”。基辛格对我们说，从那以后，“他们一直设法使谈判配合”他们的军事目的。他们每次拖延谈判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真是厉害，真是不好对付。”

到了4月1日，星期六，共军的攻势扩大了，这时基辛格也急了。尽管美国在1970年对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进行过“出击”和连续轰炸，但那些庇护所依然存在，威胁性反倒比以往更大了。几千名北越军从那里杀过边界，向南直插安禄市；另一支几千名北越军从南面的庇护区柴桢挥戈东进。六十哩外就是西贡，那里已经告警，但还没有陷入惊慌。基辛格同总统、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商量了好几次，但在军事上没有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到4月2日,星期日,北越军长驱南下,进入广治省,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第三师,顶不住这股压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说,美国正面临南越遭到大举入侵的局势。他又一次对敌人的意图估计错了。自1968年初的春节攻势以来,共产党方面对南越的进犯还没有达到过这样广泛、这样嚣张的程度。这一次北越军几乎出动了全部兵力,把十三个地面战斗师中的十二个投入了这一仗。河内国防部长武元甲的座右铭原来一向是“只打有把握的仗”,但这次他却是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这次攻势显然是他的一出压台戏,想在军事上来一个辉煌胜利,迫使美国在外交上屈服。阮文绍不久就称这次攻势为“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武元甲

286

的战略是:夺取一个省城,宣布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临时首都,争取外交支持,然后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取阮文绍而代之。

基辛格星期日给北越人拍的电报说:“美国方面一直表现极其克制,为的是尽可能使谈判取得成功。”实际上,美国政府被北越这次入侵打得目瞪口呆,已经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4月3日,星期一,基辛格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1969年春以来他处理危机的机构)开会。接连六个星期,这个小组几乎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把各方面的原始

材料集中起来，供基辛格出主意和尼克松下决心，然后再把决心落实为行动。

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是不作记录的。自从上次杰克·安德森搞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关于印巴战争的秘密会议记录以后，基辛格就进行整顿，只让少数官员参与会议，加强了保密，严格了纪律，以减少泄密的可能。

同先前几次危机一样，这次基辛格还是起着重要的抓总作用。他通常在上午八点到达白宫办公室，一边吃早餐，一边阅读由黑格或他的班子里其他成员整理出来的夜里收到的驻外使馆来电和军事情报等待阅文件。八点三十分，基辛格出席白宫官员的例会。九点整，他去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汇报工作，协助总统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其间，总统常常给罗杰斯、莱尔德、穆勒挂电话，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问基辛格的想法。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可以这样议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了正午（这是华盛顿时间，在西贡已是午夜了），基辛格就发出总统对此后二十四小时印度支那战争或巴黎外交谈判的最新指示。

然后，这种秘密决策的过程，便经过一番手脚编成各种新闻，通过少数新闻官员公诸于众。这些新闻官员是：白宫的齐格勒，此人开头对外交政策一无所知，但是进白宫后学到了不少；五角大楼的丹尼尔·亨金，此人情况极熟，但口风甚紧，重要的情况只肯点点滴滴透露给记



者；国务院的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此人善于引导记者体会政策的细末差异，因此颇得好评。这三个人从尼克松、基辛格、黑格或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那里接受指示，然后发布新闻。只有他们三人可以向新闻界发言。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里大多数别的官员是连记者打来的电话也不接的。 287

这门工作办得利落，管得严密，一般人所知道的只能是白宫想告诉他们的情况。除了正式发布的零星新闻外，白宫有时还故意透露出一些情况，目的是要拔高总统的形象，或是达到某种政策目的。试举一例：某次白宫透露，有个助手根据竞选的考虑对总统的某项决定提出了质疑，据说尼克松厉声喝道：“管他妈的什么竞选不竞选，现在最要紧的是能把我们的对外政策搞下去！”还曾经故意透露美国飞机和舰只调动的情况，引人注意，以制造尼克松决心击退北越入侵的印象。

4月4日这天，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项是政治的，一项是军事的。第一项决定涉及苏联。这次攻势一开始，基辛格就清楚地知道，北越人要是没有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远程大炮，根本不可能入侵南越。基辛格认为，俄国人在支持一场轻率的军事冒险，这是四个月来的第二次了：上一次是印度，这次是越南。这些俄国人什么时候才会汲取教训呢？尼克松和基辛格断定，现在只有

冒点政治风险，拆穿俄国人同入侵有关，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为了不妨害预定在5月22日开始的最高级会谈，他们决定第一次指责不由基辛格在白宫提出，而由麦克洛斯基在国务院提出。

4月4日，星期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上午例会后，黑格向麦克洛斯基发出了确切指示，让这位国务院发言人点一点苏联以武器支持北越人入侵南越这一事实，但是不要多加发挥。参加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威廉·沙利文回来在午间向罗杰斯汇报（麦克洛斯基也在场），详述了黑格的指示。他们指出，黑格的命令来自基辛格。之后，麦克洛斯基就来到新闻发布室，这里早已挤满了等着发信息的记者。他的任务果然完成得很出色，齐格勒来了电话表示嘉奖，说：“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288 基辛格以为，对苏联参与入侵这件事，适当点一点，由国务院发表一次措词谨慎的评论，登几条消息，就够了。但是他想错了。笨拙的官僚机构打乱了他的计划。官方一次评论引起了各处纷纷评论。国务院发表评论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也出来帮腔。报上出现头一批消息后，便促使新闻界进一步寻根究底。于是乎，什么苏美关系陷入危机啦，最高级会谈恐怕开不成啦，这类报道一时甚嚣尘上。

基辛格担心俄国人得到了错误的信号，于是他命令

政府发言人降低指责俄国的调门。过后，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他个人是反对公开指责俄国人的，国务院搞得过分了。基辛格这些话不久就在赖斯顿的专栏里捅了出去。那些了解真相的政府官员深为惊讶。当有人在白宫提出这个问题时，基辛格表白自己说，他不晓得那个“苏格兰佬”<sup>①</sup>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印象的；还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有见到赖斯顿了。

国务院马上按基辛格的指示办事，罗杰斯国务卿甚至矢口否认，说政府从来无意“公开指责”俄国人。但五角大楼却仍然忠于基辛格原来的命令。4月6日，穆勒海军上将在海外作家午餐会上指责苏联说，越南战争有了“新因素”，这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大炮出现在南越。4月7日，莱尔德国防部长又加了码，他说，河内的先进武器有80%来自俄国，因此，莫斯科在帮助河内达到其战争目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基辛格这时正在同华盛顿某专栏作家共进午餐，一听到莱尔德那番话，不禁勃然大怒：“他妈的，我对他说过不要讲，他还讲！”基辛格解释说，本来布置只由麦克洛斯基指责俄国人一次，公开批评就到此为止。他嘟哝着说：“莱尔德忘了他已经不是国会议员了。”

可是，三天以后，部署又变了。这一次，是尼克松亲

---

<sup>①</sup> “苏格兰佬”是赖斯顿的外号。按赖斯顿出生在苏格兰。  
——译者

自出马指责俄国人了。4月10日，总统在国务院为签署一项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举行的仪式上讲了话，他的讲稿是基辛格起草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站在签字桌后边听着，表情索然。尼克松首先赞扬了俄国人在军备控制协议方面给予的合作，然后间接地批评他们鼓励北越的入侵。他强调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决不直接或间接鼓励别国对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事毕，多勃雷宁急忙穿过外交接待室，坐上他的卡迪莱克牌汽车就走，对记者一言不发。

4月4日的第二项重大决定，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军事上对北越入侵所作的反应。那天上午，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还留在南越的美军”。随后非正式告知记者，有一、二十架B-52战略轰炸机刚离开北卡罗来纳空军基地，不远万里飞往泰国。

于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海空军力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加强。在北越攻势开始后的一个月內，东京湾內就集中了六艘美国航空母舰，五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关岛的B-52机群增加到了近一百架。泰国的乌塔保驻有五十三架B-52轰炸机和二百二十四架战斗轰炸机，岘港驻有一百一十三架战斗轰炸机。到4月底，共有一千多架美国军用飞机用于袭击印度支那各地的共军据点。

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一听说白宫打算加紧使用B-52

轰炸机，就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战略轰炸机太陈旧了，叫它不分昼夜连续执行战术任务可受不了。何况飞行员奇缺，而现有的飞行员（有的是第二次、第三次在越南服役了）也都很疲劳，根本无法有效地执行任务。基辛格不耐烦地把他们这些担心统统撇在一边。他要用B-52轰炸机给河内、北京，尤其是莫斯科发信号。此时此刻，他根本不愿意从五角大楼听到什么飞行员疲劳啦，飞机陈旧啦，这类唠叨话。他在忙于指挥一场战争呢。只见他俯身研究战区的大幅地图，把舰队从太平洋的一端调到另一端，大声向将军们下达命令。在此期间几乎每天都同基辛格打交道的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亨利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信号的人。问题就在于，他一个劲儿向共产党方面发信号，却从来不理睬我们向他发出的任何信号。”

从4月6日开始，美国不顾1968年的约束，出动了战斗轰炸机袭击非军事区以北六十哩的地方。对于这种<sup>290</sup>“保护性反应”，美国没有作什么表白，也不强辩。穆勒海军上将当天尖锐地警告河内说，除非共产党方面停止攻势，否则美国的攻击将“逐步向北推进”。这个警告毫无效果。4月7日，西贡西北的禄宁为挺进的北越军所占领，安禄和广治郊区发生了激战。

4月8日，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发电向基辛格告急，说共产党方面显然是想全力搞垮阮文绍政权，这次攻势可

能持续“好几个月”，美国海空军必须大举出击，才能挡住共军。基辛格把这个坏消息报告了尼克松，尼克松当即下令出动B-52飞机轰炸北越。用这种巨型轰炸机深入北越后方袭击军事目标，1967年11月以来还是头一次。4月10日，它们轰炸了非军事区以北一百四十五哩的港口荣市。这还仅仅是开始。

在此后三天里，总统的高级顾问就B-52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紧急辩论。赫尔姆斯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提供了最新情报。莱尔德对轰炸不大积极，他担心国会里闹起来可能影响军费拨款。罗杰斯也不大积极，他担心战争迅速升级可能影响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穆勒和基辛格两人则大力主张用B-52飞机轰炸北越的首都和主要港口。穆勒的理由是，这样的轰炸很快就会使共产党无力继续在南越进攻。基辛格也认为可以使共产党受到重创，但更重要的是他急于要借此向莫斯科“发信号”，表示美国决心打掉北越的攻势，即使最高级会谈因此垮台也在所不惜。

尼克松听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要经历一番重大决策之前“独处苦思”的过程了。基辛格预感到总统将开放绿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老头子准保已经下定决心，不受人家摆布了。”

到4月15日，尼克松决心已下。他批准了出动B-52

飞机在周末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计划，计划的代号是“自由门廊”；他要基辛格立即把这项计划落实，目的是要摧毁北越的一部分油库，迫使河内把攻势停下来。基辛格的一位助手解释说：“我们认为这是一项策略决定……既有政治作用，也有军事作用。我们要逼得北越人迅速决定，继续这次攻势是否值得，他们是否有使攻势继续下去的手段。”

在轰炸海防港时，有四艘苏联商船被炸伤。莫斯科提出抗议，说这是“侵略行动”，但是抗议中并没有包含明确的警告。中国也提出了抗议。美国发言人尖锐地反驳了这些抗议，指出，只要停止在南越的攻势，轰炸也就会停止。如果攻势继续下去，那么，用一位发言人的话来说，美国“准备轰炸北越的任何地方”。

新的轰炸行动引起了国会和舆论的责难，这是意料中的事。4月17日，《华盛顿邮报》指责说：“约翰逊以及前几任总统在过去一、二十年内坚决不干的事，尼克松总统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干出来了。他派美国飞机轰炸河内郊区和海防港，并在北越近海集结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他这个决定把印度支那战争推到了同苏联直接对抗的边缘。”参院外委会的成员在4月17日和18日听取罗杰斯和莱尔德的证词时谴责了这次轰炸。这两位部长没有暴露自己内心的怀疑，而是娓娓动听地赞同这次轰炸。罗杰斯除表示美国不会重新派去地面部队和不会使用核武器

外，不肯排除采取其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不打算宣布哪些事情我们不准备做。”莱尔德则更进了一步警告说，美国可能在北越港口布雷。

基辛格不很在乎报刊上和参议院里提出的批评。他不相信这次轰炸就构成了一种挑衅，足以触发同俄国人的—场重大对抗。他胸有成竹而批评者却一无所知的是：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了。

虽然政府官员直接间接地批评了俄国人在这次入侵中的作用，而且美国人也已对莫斯科的盟国北越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4月间，苏美仍然进行了几桩重要的双边交易。多勃雷宁和基辛格再次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进行了高度机密的交换意见。大约在预定的最高级会谈之前六个星期，基辛格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一份精心考虑过的、旨在促进达成协议的妥协方案。这项方案的核心是，如果俄国人同意在最后一揽子协议里把潜艇导弹包括进去，那么他答应，美国方面将允许苏联在这类进攻性武器的数量方面保持优势，条件是苏方必须淘汰其基本上已陈旧的SS-7和SS-8陆上远程导弹和一定数目的H级潜艇。

这项妥协方案打动了多勃雷宁。由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可能有助于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也可能缓和由于越



南问题而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局势。更何况，基辛格既然能秘密飞往北京为总统访问作安排，有什么理由不能飞往莫斯科作同样的安排呢。

这位苏联大使进行了安排，让勃列日涅夫发出了邀请。基辛格接受了这项邀请，他主要考虑的是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安排最高级会谈。他希望能使勃列日涅夫明白，苏联如果把自己的政策押在共产党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上，那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甘心受一个小国凌辱的；所以，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纠缠下去，就有发生重大对抗的危险，可是双方在那里争夺的东西，同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总统能不顾北越入侵，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出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那么，也许勃列日涅夫能就越南问题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基辛格还是没有放弃希望，认为他能说服勃列日涅夫限制苏联对北越提供武器。

4月19日，星期三，下午五、六点钟，基辛格离开白宫，参加了乔治敦名流的一个酒会。他再次表演了“基辛格还在城里”的拿手好戏，按他每次秘密出访之前，照例总要出头露面一番的。他从酒会出来，就坐上白宫轿车，在夜色中飞速开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一架大型的总统座机。早已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位官员守候在机上了。他们是：他的欧洲问题助理赫尔穆特·索南费尔